

往年由“新生代”挑大梁的军旅中短篇小说在2015年展现出新的面貌，也由此产生了新的文学特质。这种变动源于两方面：首先是创作队伍的变化，“新生代”作家的主要精力受制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长篇创作，中短篇小说数量减少，但却更重质量，有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核心文学刊物转载；另一方面依托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全军文学骨干培训班，不少军队业余作者和在校学生的中短篇小说崭露头角，为军旅中短篇小说提供了新的生力军。

西元是2015年度军旅坛的一匹“黑马”，中篇小说《死亡重奏》堪称重磅，小说以音乐结构的形式来表现战争，严谨而冷峻地呈现出残酷的战斗场面和真切的生理感受，硝烟味十足。《死亡重奏》当中的美感，不仅仅是一种壮烈、崇高之美，其中更包含着悲悯、宽容的博大之美。小说的开始是残酷和恐惧，可是到了后面，更多的是写大地、草原、奔马和那些安详、舒缓、静穆的情绪，作者力图让这篇小说中的美感更加厚重，更加包容。这种美不是建立在仇恨、偏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善意、理解的基础上，是一种大美。西元的另一个中篇《日》则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主人公在时空交错的场景和故事中来完成作者对战争的自我想象和叙述，有许多幅用来表现作者对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思索。

曾剑的短篇小说《向大海》诗意葱茏，以散文化的写法，在日常生活吉光片羽中，呈现了戍边战士的孤独和坚贞，描绘出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平凡而不易的崇高与伟大。老人的出现堪称亮点，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与岛、与祖国海疆生死相守的无比忠诚跃然纸上。曾剑似乎并不注重故事性，而是注重人物心理轨迹、心理根源的挖掘与描述，因而小说中写的是军人其实更是普通的人。人的软弱、渺小，以及思想的摇摆，常常是曾剑小说展开表述的起点，然而，当他笔下的人物作为士兵挺立起来的时候，便具备一种可称之为“亲切的伟岸”的形象。

张子影的中篇小说《天亮之前》来自于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作品描写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几个革命者的成长和他们美好的爱情，后来战士们皆为革命献身。作品的气质哀婉而雄壮，传递出一种精神、一种气质——越来越复杂与虚伪的社会，强调道义、使命、责任和奉献，对这种精神的追索与呼唤、建立与重塑在今天更显足重，也正是军旅文学区别于其他门类文学的立足根本所在。

在成熟作家中，麦家也进入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军旅坛中，创作了短篇小说《日本佬》，讲述了一个曾经被日本人抓丁、后又释放回来被揪斗的人的悲剧命运。小说深刻的地方不在于被批斗的故事本身，也不在于其呈现出来的民族情结，而在于所描述的“莫须有”原型，和所包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伤害于人的社会心理，这个原型心理，让人心有余悸。此外，徐贵祥推出了《背锅人》《好一朵茉莉花》等4部中篇小说，表现出一个老作家对文学的努力追求。军艺的“开枝散叶”牵引式教学法是一个创新之举。学生们围绕《好一朵茉莉花》自选角度，或续写，或填补，选取人物和情节自成一篇独立的小说，并合著成书，并以《背锅人》为名出了一本评论集。于是我们看到了十几篇风格各异却又依托于主题的个体创作，如同连接成网状结构的一个个文本，共同丰富了原型故事。如此，小说如同一块海绵，在继承了作者原有创作元素的基础上，借由这种教学方式不断突破自我样态，吸收新元素，它衍生出的新的文学果实令人期待。

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料的，有些事情却是难以想象的。诸如当我们谈论2015年的军事题材散文，甚至是这一年的文学写作时，抗日战争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然而，略感遗憾的是，在数目繁多的有关此类题材的文学篇目中，令人惊艳乃至耳目一新的篇章，还是少矣。就在疲倦于各类抗战故事的讲述以及诸多相似民族情感的抒发之时，我读到了金宇澄的长篇散文作品《火鸟——时光对照录》(《收获》2015年第5期)。文章刊发于《收获》杂志的“说吧，记忆”专栏。此专栏别具意味，或许受到纳博科夫的同名回忆著作的启发，所谓“说吧，记忆”，其实在更深层次，乃是一种有关“现在，记住”的精神意味，并或许有着一种特别的文学期待，也即是纳博科夫回忆录一样的细致、精确与优美。

不错，这个写出《火鸟》的金宇澄，正是小说《繁花》的作者。长篇小说《繁花》以上海方言来编织一隅市井的故事，而散文《火鸟》却是以典雅端正的文字来书写一段民族的秘史。如果说前者是轻盈曼妙的韵味，后者则是沉静蕴藉的风格。我之前读过《繁花》，感觉满目锦绣，随手捡起，也可随手放下；而《火鸟》则不然，此一篇章，结构精密，逻辑严谨，层层叠叠，颇有密不透风之感。金宇澄以4万余字的篇幅，通过时光的交错、空间的变迁、历史的钩沉以及命运的沉浮，重新打捞和体味了父辈的人生碎片，拼接成了一段极为斑斓的历史印痕，又折射出了人生命运的无限沧桑，终由悲怆而归于平淡。如此奥妙，宛若深渊里的探寻，想来金宇澄已经酝酿多时，构思良久，烂熟于心，才终于在反复架构、打磨和修整之后，有了这样的一篇佳作。

显然，《火鸟》是以崇敬谨严的心情完成的。

## 中短篇小说： 继承与突破

□徐艺嘉

“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之一裴指海的短篇小说《战争与蚯蚓》令人惊艳。小说写青龙山根据地在日军秋季扫荡时，一名被俘的八路军女兵李菊红被一个日本兵无条件释放，却在归队后被自己人定罪的故事。小说具有悬疑色彩，利用互文、虚拟的口述史，表现战争对人带来的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紧紧逼迫文学作出反应，尽管战争并没有因为文学的照亮而变得温和起来，但文学可以做得更多。它在战争之后出现，每一次暴力都应产生追问，每一次战争都应招来批判，硝烟散去，尸骨在萎靡荒草中腐烂，书写战争的文学应该成为竖立在人类心中的墓志铭：亡灵得到祭奠，生者得到反思，这也是《士兵与蚯蚓》的意义所在。

卢一萍短篇小说《雷场》、中篇小说《蓝色情歌》和《荒原士兵》，把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这列“白山”作为虚构文学的背景进行表达，具有浓郁的边疆气质和高原特色。作家以开阔的视野和洞察生活的能力，以极富个性的叙述表达，塑造了凌五斗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并写下了与人物相关的系列故事。朱冕章的中篇小说《证明》是他第一个战争题材小说。小说以《证明》的曲折经历为主线，通过塑造连长李多田、“解放兵”赵福生、翻译刘朝阳、军医吴曼昊等人物形象，基本以真实故事为素材，以点带面，不仅真实还原了当年惨烈的战斗场景，而且站在人性的角度，始终将人物的命运作为关注和书写的重点，充分展现了“新生代”作家对战争题材不断增强的驾驭能力。战斗场面的描写令人感叹不已，主要人物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赵雁的中篇小说《火星居民的地球梦》立意新颖，仍然延续了作家所钟情的航天书写。

中短篇小说的另一个主力团队来自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系已连续两届开办全军中青年作家骨干培训班，集合军队作家和业余作者进行密集培训，初见成效。2015年依托《解放军文艺》《神剑》《前卫文学》等部队刊物，培训班已形成数期专号，这其中不乏新人佳作。

王玉珏的中篇小说《英雄地带》延续了作者近年来一直热衷的“首长身边的小人物”题材系列，这次聚焦的对象是“小车司机”。它可以被视作其职业操守的某种延伸，也可以被理解成其内心私密情感的一种外化，作者的这些努力应该说不失为对“英雄主义”书写的一种新的探寻。

赵宇是近些年保持了较好创作态势的女作家。她的短篇小说《我是淑安》细致刻画了女军人淑安的形象。淑安在工作和家庭中处处低顺逢迎，只求安稳度日，可转业的命运仍然落在她的头上，尽管这一次她还是没有说不，但这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却让她如获新生，找到本真的自我，让我们看到一个卑微的躯体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笔墨如在人物的血脉中游走，人物幽微的内心刻画得残酷而真实。徐彤的短篇小说《前夜》写一群即将面临毕业分配的军校生，适逢南京军区一线作战部队来这所军校选拔特种人才，大家对此反应不一，主人公詹锐在和同学间的拉锯战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洗礼，内心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此外，王建章的中篇《沟里》，于蛟龙的短篇《黑白世界》、中篇《明月高悬》，吴刚思汉短篇《白马巴图儿》也表现出作者不俗的创作潜力。

总体观之，2015年中短篇小说有质量、有亮点，昭示了军旅坛的“回暖”气象，也表现出新老作家对中短篇小说的钟情，相比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更容易进入当代文坛视野，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2015年度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以突出战味为时代召唤，书写着强军征程上的时代画卷，涌现出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这些作品运用平民化、人性化的视角，直面军营生活、展现军人形象、回望战争往事、追问军人价值，在时代语境下不断强化着军事文艺的主旋律，继承发展着报告文学真实、纯粹的生命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一年来，军事题材报告文学聚焦强军目标，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求，书写军人形象，展现中国军队风貌，激发官兵战斗精神。乔林生的《高天厚土》以直面人生的写实，深情追记了一位飞行员教官和学员因战机故障，在生死时速的17秒作出的最终抉择。这样的精彩表达，既凸显出当代中国军人极具挑战的献身精神，又表现了军队要始终牢记使命，提升训练实战化水平，实现人与装备最佳结合的思考。焦凡洪的《枪脉》立足军事变革出人才，训练改革出战斗力这一主题，刻画了沈阳军区某团团长王长义时时琢磨打仗，天天研究打仗的血性践行。刘平的《巅峰追求》着笔特战队员李国勇的人生最细微处，让读者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渗透在血液里，熔铸在骨子里的生命担当。这种从文字中流露出的“强军梦”，更是军人的品格和人文情怀。在生活中把握主旋律，在平凡中重建崇高。高海滨的《为青春插上梦想的翅膀》讲述了武警特警学院副军级干部徐春德爱警精武、敢打硬仗、勇于第一的铁人精神。他少时追寻从军梦，入伍追寻精武梦，提干践行强军梦，重大任务面前追求报国梦，充分展现了中国武警的过硬素质和良好形象。刘既清、江贻华的《建功“生命线”》回应时代呼唤，书写了时代典型陶向明，塑造了一位敢打必胜的百战尖兵的生动形象。

试问大漠戈壁，何谓以身许国。青春化作相思泪，依旧铁马冰河。一年来，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基于强军目标这一命题不断努力探索，重新审视和认识丰厚意蕴下的军人精神，揭示了痛苦而壮美的军人形象。王甜的《最远的最近的》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朱义强的爱情故事。面对人生突然至的厄运，他以坚定的信念还原出灵魂深处的大爱，体现了作者富有时代特征的价值追求。张剑的《喀济纳之恋》写出了感动内蒙古十大小人物王赞成在艰苦环境的考验下，承受着失去爱人的痛苦却始终不动摇。温情的文字弘扬着主旋律，彰显正能量，也奏响了时代最强的音符。周瑞峰的《仗剑绿谷》讲述了武警部队基层建设标兵丽水支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改革大潮，为领跑建设现代化武警贡献智慧，从思想和艺术性上表达出情感的炽热。

### 二

忧患意识之下注定有着理性的思考。不论是以生活化的轻松来直面战争与死亡的厚重，还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琐碎来提升人性的高度，本年度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以“对现实关系深刻的洞察力”来彰显个性化、人格化的哲学思考。郭富文的《生死远航》围绕着时代前沿课题，真实而敏锐地还原了372潜艇苦练战术战法，练就过硬本领，在与死神的较量中突破封锁走向新生的惊心动魄。刘秦川的《战争实验室》落笔中国军队首个战略模拟系统的研发，从崭新的视角审视了新军事变革下对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的需求，反映出新一代军人在应对未来新危机下的革命性变化。生动而又细腻的叙事，更为开阔地表达出对精神的坚守。赵雁的《中国女航天员》叙述了中国女航天员刘洋、王亚平从同窗之谊到战友情缘，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温情和蓝天梦想，以任重道远、使命在肩的信念，抒写出斑斓色彩的中国精神和力量。郭凯的《生命底色里的坚强》歌颂强军兴军伟大历史实践，生动地呈现指挥学博士侯蕾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不倦，为军队打赢实践努力奉献创新的人生信仰。

### 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对往事的追溯中，历史题材的发掘和创作也在不断拓展着作家的视域。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批融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于一体的抗战题材作品，从历史、文化、思想层面全景式展现历史真相，以强烈的时代感真实记录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坚贞不屈的精神品性。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以三卷180万字的厚重历时6年完成。全书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以自觉的“全民族抗战”叙事，从广度上写出了抗战的艰辛，深度上思考了人性，向世人展现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丰富的表达方式闪烁着史诗的性格和震

## 报告文学：

# 时代语境下的精神品格

□常晓军



撼，也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新模式。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描写了日本侵华“笔部队”甘愿成为日军文化侵华的“思想刺刀”，以内的文化价值和启示揭露了日本文化侵略的真相。丁晓平在《另一半的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追根溯源，不遗余力书写带有个性色彩的历史认知，为抗战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回望东方主战场丛书》，以冷峻和真实的笔调回望抗战，对民族之痛进行反思和剖析，深入、立体地呈现了独特的审美风范。彭荆风的《旖旎万里》立足现实，书写历史，生动再现了抗日战火里中国军人在滇缅印战场上对日作战的感人场面，以探索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取得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作家独特的叙事方式，将个人化的感受再现为多样化的人生精彩，从而使这些不为人知的传奇焕然一新，更多了对于历史的敬重。聂军的《从平型关到晋察冀》通过寻访父亲聂荣臻充满艰辛的战斗足迹，以心灵的终极关照表达出对于父辈的无比敬重。张春燕的《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以史料真实把读者视线引向西路军女战士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之中，演绎出真情寻访下的精神烛照。耿耀志的《留在世界屋脊上的舞姿——纪念首次进藏演出40周年》反映了战旗歌舞团首次进藏演出的精彩，第一次实现了芭蕾脚尖稳稳地立在世界巅峰的奇迹。王秋燕的《将军令》真情书写了一代创业者中的领军人物侯福将军。通过回忆老一代创业者们的艰辛，反映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贺茂之的《张爱萍的爱将李旭阁》写了二炮原司令员李旭阁在罗布泊核试验场的故事。这些鲜活的题材，不仅挖掘着崇高的精神境界，更书写了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延深思考。

### 四

金戈铁马鸣沙场，荡气回肠好文章。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思想内涵，使军事题材报告文学聚焦强军先锋，书写时代典型，不断引导着读者用心感受军人世界的强大、坚韧、执著。这种创作是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深刻考量，是以高度思考的方式进行的生命体验，是在弘扬主旋律下的社会观照。卢一萍的《冈底斯高度》用青春和坚守表现了生命禁区的奇迹，映照出高原军人生命的顽强。这群军人展现出不凡的气概、胸怀、信念、梦想。杨献平《山南的边关》生动记录了山南边关将士逐梦边关的情怀。他们以苦为乐，心系祖国，在灵魂的仰望中表达出生命的全部要义。由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集体创作的《雪线上的西藏》，可谓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交相辉映。作家们走出边防、下哨所，以行走数万公里的艰辛与不易，深入体验当代军旅生活，真实展现了雪域官兵在时代特色、战区特色的感人风采和精神状态。罗琦的《南海纪实》通过记者在西沙岛礁的短暂生活，讲述了海岛官兵在特殊环境下“没有生活只有生存”的执著坚守。作品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与思考，对精神情感的表达与叙述，对历史往事的追溯与观察，都真实地反映着“大时代”下军事文学对军人形象塑造和军人价值思想的关注。

(下转第8版)

## 军事文学 2015年度综述

# 文章难写是精神

——2015年军事散文佳作述评 □朱航满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学祭奠。读后感才知金宇澄的父亲出生于江南大家族，心怀民族之兴衰，献身于复杂隐蔽的中共地下情报斗争，又周旋于日、伪、国、共之间，并曾被不同因缘地关押、审讯、拷打，也被不同形式地侮辱与损害，最终导致了百辩难解的历史迷案。为此，在《火鸟》一文中，金宇澄并不简单描述，他试图借用书信、笔记、口供、史料、申诉、日记、诗词、札记、图像等途径，来小心翼翼地为一个人的历史行踪进行补充、考证、修订乃至试图进行佐证和辩护。其中的笔记、口供和书信娓娓道来，是当事人的见证与辩护，而金宇澄的写作，又是后来者进一步的对照、反思、探究和总结，并最终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独特的个案。

文章难写是精神。在金宇澄的文章之中，我似乎才特别地领略到了一种难以用言语的人生情怀与精神风骨。正如文中提及的火鸟之意象，它的鲜艳与孤傲，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激情、果敢与聪慧，而实际上还有一种令人为之惊叹的沉静与坚韧，而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民族从其内部之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热力。这一意象，竟也令我想到了多年前在评论家胡河清的文集《灵地的缩影》中读到的一段陈年往事。如今看来，其中似乎也有着一种相似的体悟。胡河清说他在中学读书时有一位同窗，祖父是一位极为传奇的人物，曾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潜往苏联参加过国际劳工会议，并见到了列宁，但回国后却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后来他在大学里当过长时间的教授，终老此生。也正是这位饱经风浪的老人的传奇经历，使得胡河清最终坚定了他生平最艰难的决定：“将来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

作为读者，我欢喜也庆幸金宇澄的这支文学妙笔。但我不知他的文学初心，是否也源于这般来自于历史文化深处的复杂心境。如果说金宇澄的文学记忆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鲜经验和启悟，那么我读2015年的中国散文，历史学家刘统的学术随笔则为我在更大视野中看待问题和评价历史提供了一种参照。长篇学术随笔《熬出来的胜利》(《读书》2015年6期、7期)，便也是读后感印象极深的篇章。关于这篇历史随笔，我曾有过简短的议论如下：“刘统的随笔《熬出来的胜利》，乃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战历程的一篇感悟与反思，论者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以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那场战争中一个在野政党的作为，而难得的是作为史学家的刘统，学识深厚，却笔法活泼，并自有不凡的精神气象。”

关于刘统的史学随笔，在2015年我还读到了他的一篇《千革命要有饭吃》(《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也是学识与才情俱佳的好篇章，但我以为最能代表其水准的，还应是这篇《熬出来的

胜利》。此文气魄甚大，以一人之力来评述一个政党与一场战争，但并不泛泛而谈，而是从庞杂的史料出发，举重若轻，能人又能出，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是一叶障目地浅尝辄止，这是当下诸多历史随笔写作中分外难得的地方；此文的另一佳处，乃是其作文的境界，便是能够从大的视角和趋势来看待历史的难题与迷团，更多地是站在民族兴亡与当时的具体情境之中来予以论断的，而不是局限于计较长短与判断胜败的低层次纠缠。这种认识和看待问题的眼光与识见，自有一番令人“豁然开朗”的启发，也便是我上面所提及的那种“不凡的精神气象”。

如果让我来总结2015年的军事散文写作，想来可简单归纳为“一场战争的记忆，一个人物的纪念和一种经验的阐述”。这里的一场战争，显然便是关于抗日战争的，而关于一个人物的纪念，则是对于冯牧先生离世20周年的纪念。在我读到的十多篇怀念文章中，王端阳的长篇散文《1974——冯牧在云南》(《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很是别致。此文系作者1974年陪同冯牧在云南采风的日记，又在发表时重新加以注解，由此既有了1974年的现场记述，又有了今日的解读与怀想。令我意外的是，在1974年的日记之中，又有很多冯牧谈及自己从军参加革命的记叙，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散文叙述，诸如革命战争、政治运动、文学思潮，在时光变迁中互相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文本。

之所以谈及冯牧，不仅仅因为冯牧的军人出身，也不仅仅是因为在2015年有多篇怀念和纪念冯牧的文章，并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学追忆与纪念，而是在这些怀念散文中，几乎都深情地提及了冯牧深厚的文学修养、良好的道德品性以及

开明包容的人文情怀。这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才子，参加过学生运动，热心于革命事业，又倾心于文艺兴衰，最终成为一个领袖群伦式的文学人物。由此，也使我想起了曾为莫言编辑过小说的朱伟的一篇散文《我认识的莫言》，其中谈到了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成稿之后，经其师徐怀中修改后推荐给了时任《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并使这篇颇为先锋的小说得以顺利发表。莫言由此而一鸣惊人。此文写于2012年冬天，其时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朱伟在文中还特别强调，冯牧在“二野”时便是莫言的恩师徐怀中的上级。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可以说，冯牧的意义，对于当代军事文学，还应意味着一种特别的精神谱系。

最后，还需再来谈谈“一种经验的阐述”。也便是关于复杂而又看似单调的军旅生活经验的文学表达。此类散文较多，且多以明媚动人的日常军旅经验的叙述居多，但读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小说家周大新的长篇散文《药品、故事与特别的经典》(《解放军文艺》2015年第10期)。此文系周大新的一篇读书笔记，应是一篇小说家的闲余散记，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位当代军旅作家的追求与信念。诸如他谈及文学是一种药品，乃是“我相信”；再如谈及小说乃是首先要讲好故事，乃是“我愿意”；而对于托尔斯泰的小说，乃是“充满敬意”；而对于卡尔维诺，则是“我怀念他”；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则是“心存感激”。由这篇阅读笔记，不难看出一种仁慈、忠厚与积极开放的文学精神。我始终抱有一种态度，乃是一个小说作家能否写好散文，便足可看出他的文学天赋与才华；而一篇并不太长的创作谈，则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学的品位与抱负。